

# 《梨园按试乐府新声》校记

蒋礼鸿

《梨园按试乐府新声》上中下三卷，中华书局1958年版，内容提要云：“原书已不多见，商务印书馆曾据铁琴铜剑楼瞿氏藏元刊本影印，收在《四部丛刊》三编集部，单行较少，所以依然流传不广；而且原书字迹漫漶，模糊不清的地方很多，个别字句也有脱漏或讹误的，读时极不方便。现经隋树森先生集多种曲集详为校订，附列简明校记，并将各曲加句读，使其面目清楚，极便阅读。”按：隋先生的校本确甚精审，但校勘和断句也间有欠妥之处，漏校也在所不免。我于曲学无所知解，文字上则粗有管见，略记于下，以就正于方家。书中有些通借字，如承望（18页）写作成望，散诞（91页）写作散但，以及虽为误字而较易识别者，不尽记录。有些词，如怀耽并非怀胎（26页）之误，而须解释的，这里也不入录。

## 卷 上

双调行香子套〔清江引〕青雲兴尽王子猷，半路里乾生受（1页）。

校：王事见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，云：“王子猷居山阴，夜大雪，……忽忆戴安道。时戴在剡，即便夜乘小船就之。经宿方至，造门不前而返。人问其故，王曰：‘吾本

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？’”青雲二字与子猷无涉，应作雪舟。盖初时因形近误成雲青，校者因其不可通，又妄为钩转。

昏晚相催，日月走东西（3页）。

校：昏晚应作昏晓。10页双调新水令套〔豆叶黄〕：“昏晓相催，断送了愁人多多少少。”可证。

马致远般涉调哨套〔耍孩儿三〕本不爱名争利。嫌贫污耳，与鸟忘机（4页）。

校：这一套曲为归隐之词，无嫌贫之理，贫与宾字形声俱近，应作宾字。皇甫谧《高士传》：“尧让天下于许由，……许由曰：‘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矣，而我犹代子，吾将为名乎？名者，实之宾也，吾将为宾乎？’……尧又召为九州长，由不欲闻之，洗耳于颍川滨。”“子治天下”诸语本见《庄子·逍遥游》。嫌宾之宾即吾将为宾乎之宾，洗耳即恶其污耳。

关汉卿〔二十换头〕双调新水令〔大拜门〕忙加玉鞭，急催骏骹，恨不乘到俺那佳人家门前（8页）。

隋校：“乘”原作“圣”，兹从正音谱。

校：圣字不误。圣又作胜，有神速之义。张相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引《刘知远传》十一：“洪义怒，呼哨一声，洪信和两个妇人以（已）圣至。”云：言仿佛如神通般，立刻即到也。”又引关汉卿此曲，云：“言恨不能如神通般立刻到佳人处也。”《古本董解元西厢记》卷一，仙吕调绣带儿尾：“气扑扑走得掇肩儿喘，胜到莺莺前面，把一天好事都惊散。”卷二 正宫尾曲。“那里到一个时辰外，悻悻腾腾地尘头闭日色，半万贼兵圣到来。”卷五，双调御街行：“蓦一人走至，猛推开不觉胜来根底，舒开刺绣弹箏手，扯住张君瑞。”胜到和胜来义与圣至同，圣与胜是同音借用，其语源为逞，此不具论。

王修甫越调斗鹌鹑套〔金蕉叶〕没缘受似水如鱼，有分受些枕冷衾寒。地狱海誓山盟，肺腑对何人告诉（15页）。

校：地狱二字应上属为句，喻苦境。狱字押韵。

南吕一枝花套：粧洪粧呆，一笑千金舍（17页）。

校：洪字应作淋。林字草书作井，与井字形近，所以淋误作洪。元曲中有淋、淋、嘍、俗、啜，都与呆同义，详见王季思《西厢记》第三本第四折注一二、一八。乔梦符《天香引》小令：“妆呆，妆淋、妆聋、妆啜。”粧淋即粧淋。

双调夜行船套〔尾声〕今世里离散實休多，欢娱的到头少（21页）。

隋校：“買”，雍熙乐府作“實”。

校：買字是罷字残缺而误，實字则又因買字而误。罷休谓中道而止，不到头。

双调风入松套〔搅箏琶〕除纸笔，带喉舌（24页）。

校：带字应作代。《西厢记》第四本第四折《鸳鸯煞》曲：“除纸笔，代喉舌，千种相思对谁说？”

又〔离亭宴煞〕坐不稳自敝自焦，睡不着不宁不帖（24页）。

校：敝字应作慳。朱居易《元剧方言俗语例释》“慳燥”解为生气，发怒。《古本董解元西厢记》卷八，黄钟宫黄莺儿曲：“慳燥，慳燥，似此活得也惹人耻笑！”《刘知远诸宫调》第一：“两个妯娌唆送，致令李洪义、洪信慳燥。”慳同慳。又第二：“使着后说东道西，畅慳气。”自慳自焦就是自己焦燥。

般涉调哨遍赠长春宫雪庵学士〔么〕出凡笼再不争换（62页）。

校：凡应作樊。

侯正卿黄钟醉花阴套〔挂金索〕第一才郎，淹行失信行。第二佳人，自古多薄倖（37页）。

隋校：‘淹行’雍熙乐府作‘先与俺’，据此‘淹行’应作‘俺

行’。

校：隋校是。俺行的行即“最苦梦魂，今宵不到伊行”

（周邦彦《风流子》词）的行，俺行就是我这边。又：据文义，隋氏断句未妥，应为“第一，才郎俺行失信行。第二，佳人自古多薄倖。”

【水仙子】娘心里烦恼恁儿知，伏不是床前忙跪膝（47页）。

隋校：“是”疑应作“定”。

校：隋校误。伏即伏罪之伏，伏不是即认不是，认错。

## 卷 中

卢疎斋〔折桂令〕夷门怀古：想邹枚千古才名。觉苑文辞，气压西京（51页）。

校：觉苑，《乐府群珠》同，误。觉字应作菟，系形近之误。章樵注《古文苑·枚乘〈梁王菟园赋〉》云：“孝王筑东苑，方三百里。为复道，自宫连属于平台，三十余里。菟园，苑名。”菟苑就是菟园，邹阳、枚乘，都是游于菟园的辞赋家。

又鄴下怀古：笑征衣伏枥悲吟。才鼎足功成，铜爵春深。软动歌残，无愁梦断，明月西沉（51页）。

校：征衣《乐府群珠》作征西，是对的；软动《群珠》同，则误。征西句讲曹操，伏枥悲吟即用其诗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武帝纪》建安十五年裴松之注引《魏武故事》载操十二月己亥令：“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，欲望封侯，为征西将军，然后题墓道言：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。此其志也。”所以这里说征西。软动是敕勒形近之误。敕勒、无愁用北齐神武帝高欢和后主高纬的事。《北齐书·神武帝纪》：“时西魏言神武中弩。神武闻之，乃勉坐见诸贵，使斛律金作敕勒歌。神武自和之，哀感流涕。”又《后主纪》：“遂自以策无

遗算，乃益骄纵。盛为无愁之曲，帝自弹胡琵琶而唱之，侍和之者以百数，人间谓之无愁天子。”这三个人都是鄴中故事。

陈草庵〔山坡里羊〕伏低伏弱，装呆装落，是非犹自来着莫（64页）。

校：装落应作装倨，见前南吕一枝花套“粧泚粧呆”条校。

〔庆宣和〕七十岁光阴五旬过，着甚不，快活（75页）。

校：按文义，“着甚不快活？”五字应作一句读，谓招致甚么不快活也。

## 卷 下

〔四换头〕负心天识，酩子里输了身起（87页）。

校：身起应作身己45页。〔水仙子〕：“好觑当身己。”47页〔水仙子〕我今日悔懊迟，先输了花朵般身己。”又：“擔阁了少年身己。”98页〔寨儿令〕：“好因缘不肯成合，业身己不受耽阁。”都可证。但《刘知远诸宫调》二，般涉调〔沁园春〕曲：“播番身起，权时歇待。”则“起”为“己”的通借字。

〔沽美酒过太平令〕休休休说甚的，罢罢罢再休题。心坎上如同刀刃刺。寻思起就里，泪珠儿似爬推（92页）。

校：爬字误。张鷟《朝野僉载》卷四，记武后时滥官谣：“补阙连车载，拾遗平斗量。把推侍御史，腕（碗）脱校书郎。”《隋书·五行志》：“邺中又有童谣曰：‘金作扫帚玉作把，净扫殿屋迎西家。’”把就是杷，杷推，言其多。此曲的爬推也应是把推或杷推。

〔迎仙客〕十二月：剖甘瓜，点嫩茶（122页）。

隋校：“点”《乐府群珠》作“烹”。

校：自宋以后，茶有“烹点”和“点茶”之说。蔡襄《茶

录》上篇有“点茶”条，其说曰：“茶少汤多，则云脚散；汤少茶多，则粥面聚（建人谓之云脚粥面）。钞茶一钱匕，先注汤调令极匀，又添注入；环迴击拂，汤上盏可四分则止，眊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。”又如吴自牧《梦粱录》卷十五夜市条有“有带三朵花点茶婆婆”，卷十六茶肆条说：“巷陌街坊，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。”可见此曲作“点茶”不误。

## 宝颜堂与茶竹堂

### ——室名小考之一

明陈继儒字仲醇，号眉公，又号麋公。江苏省松江华亭人，诸生时与董其昌齐名。王锡爵、王世贞辈对其甚为器重，年二十九，取儒衣冠焚之，隐居昆山之阳，工诗善文，书法苏米，兼能绘事，善写水墨梅花，水仙山水，奇石，其所居曰：宝颜堂，以得《颜鲁公书朱巨川告身》，故以名其堂。

叶盛字与中，号蜕庵，别字灏东老渔，明代昆山县人。左侍御。一生喜欢藏书，收藏有数万卷之多。所藏书都经过亲手校仇，筑室庋藏，取《卫风·淇奥》学问自修之义，将藏书室题名“茶竹堂”。

·雷梦水·